

丁玲 丰恺 齐如山 张中行

周立良 梁漱溟 老舍

季羨林 张中行

冰心 刘绍棠 梁实秋 冰心

臧克家 胡适 沈从文

大师家训

22位文化大师自述童年启蒙

藏东◎编

DASHIJIAOXUN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黄永玉 梁实秋 臧克家

周汝昌 刘绍棠

齐如山 何炳棣 冰

茅盾 萧乾 梁实

冯友兰 季羨林 胡

大师家训

22位文化大师自述童年启蒙

藏东◎编

DASHIJIAOXUN

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师家训：22 位文化大师自述童年启蒙 / 藏东编.

—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2008. 10

ISBN 978 - 7- 80203- 627- 7

I. 大… II. 藏… III. 家庭道德 - 中国 IV. B823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36813 号

大师家训：22 位文化大师自述童年启蒙

编 者：藏 东

责任编辑：万立正

装帧设计：吴晓莉

责任印制：王卫东

出 版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

电 话：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：www. womenbooks. com. cn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 本：160 × 230 1/16

印 张：21. 25

字 数：290 千字

版 次：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9 年 1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 - 7- 80203- 627- 7

定 价：35. 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，请与发行部联系)

目 录

胡 适 (1891 ~ 1962)	1
胡适，安徽绩溪人，生于上海。原名嗣麋，学名洪骅。父胡守珊，字铁花。父亲病故后，母亲便成为“慈母”兼“严父”。	
九年的家乡教育	3
上海求学	16
齐如山 (1877 ~ 1962)	27
齐如山，河北高阳人。名宗廉，字如山。祖父是阮元的门生，父亲是翁同龢的门生，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。	
我的家世	29
儿童时代	31
老 舍 (1899 ~ 1966)	39
老舍，北京人，满族正红旗。原名舒庆春，字舍予，笔名老舍。父舒永寿，出身城市贫民，满清皇城护军。	
入 学	41
丰子恺 (1898 ~ 1975)	47
丰子恺，原名丰润，又名丰仁。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（今桐乡市石门镇）。祖上在石门镇开一家小染坊。父亲名丰璜，字斛泉，长于诗文，于1902年乡试时中举人。	
私塾生活	49
旧 话	53
学画回忆	59

郭沫若 (1892 ~ 1978)	65
郭沫若, 生于四川乐山市沙湾区。原名郭开贞, 字鼎堂, 号尚武。笔名沫若。父亲郭朝沛, 字膏如, 性情耿介, 精明能干。	
我的小学	67
我的初中	79
茅盾 (1896 ~ 1981)	89
茅盾, 本名沈德鸿, 字雁冰, 生于浙江桐乡市乌镇。父亲沈永锡, 清末秀才, 通晓中医, 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。	
我的小学时代	91
我的中学时代	97
丁玲 (1904 ~ 1986)	111
丁玲, 原名蒋伟, 字冰之, 生于湖南省临澧县。父亲蒋浴岚, 秀才, 后留学日本学习法律, 曾行医散药, 造福乡里。	
我的中学生活片断	
——给孙女的信	113
平民女校生活	122
梁实秋 (1903 ~ 1987)	125
梁实秋, 原籍浙江杭县, 生于北京。学名梁治华, 字实秋, 一度以秋郎、子佳为笔名。父梁成熙, 字绩三。前清秀才。	
我在小学	127
沈从文 (1902 ~ 1988)	135
沈从文, 苗族。湖南凤凰人。原名岳焕, 字崇文, 后改从文。祖父沈宏富, 原以卖马草为生, 后投湘军, 积战功至贵州提督。	
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	137
梁漱溟 (1893 ~ 1988)	147
梁漱溟 (1893 ~ 1988), 原名焕鼎, 字寿铭、萧名、漱溟, 后以其字行世, 生于北京, 祖籍广西桂林。梁氏原是元朝宗室帖木儿的后裔, 出身于“世代诗礼仁宦”家庭。	
我的自学根本	149
五年半的中学	158
真的自学	161

冯友兰 (1895 ~ 1990) 167

冯友兰，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人。名友兰，字芝生，斋名三松堂。祖父玉文，字圣征，有《梅村诗稿》。父台异，字树侯。戊戌进士。

启蒙教育 169

县官主持的考试 176

开封求学 180

汪曾祺 (1920 ~ 1997) 185

汪曾祺，江苏高邮县人。祖父是清朝末科的“拔贡”（略高于“秀才”）。父亲汪菊生，金石书画皆通，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，学过很多乐器，也喜欢养鸟。

我的小学 187

我的初中 195

刘绍棠 (1936 ~ 1997) 201

刘绍棠，汉族，河北通县（今北京市通州区儒林村）人。幼年深受祖父溺爱，不加拘束，任其自然生长，祖孙之间感情根深。

童趣之忆 203

恰同学少年 210

萧 乾 (1910 ~ 1999) 215

萧乾，蒙古族，出生在北京。少年时代生活十分贫苦，不仅没有书读，甚至连起码的温饱都没有着落。

我的课堂 217

校门内外 221

冰 心 (1900 ~ 1999) 235

冰心，福建长乐人，生于福州。原名谢婉莹，笔名冰心。祖父谢子修是有名塾师，福州尊孔兴文会会长，与严复交厚。

童年杂忆 237

我入了贝满中斋 244

周一良 (1913 ~ 2001) 251

周一良，早年曾用字太初。安徽东至人，生于山东青岛。曾祖父周馥先后任两江、两广总督。祖父周学海与陈寅恪之父陈散原为同榜进士。父亲周叔弼是继其叔父周学熙之后北方实业界的重要代表人物。

私塾教育 253

臧克家 (1905 ~ 2004)	257
臧克家, 笔名少全、何嘉。出生于山东诸城。自幼受祖父、父亲影响, 打下了良好的古典诗文基础。	皓首忆童年 259
张中行 (1909 ~ 2006)	263
张中行, 生于河北省香河县河北屯镇石庄一户张姓农家, 有一兄一妹。张家有田百亩以上, 为石庄富户, 祖父张伦, 俭约勤勉和善, 父亲张万福, 直率暴躁。	药王庙 265
季羨林 (1911 ~)	271
季羨林, 山东清平 (今并入临清市) 人。祖父季老荅。父季嗣廉, 农民, “已穷到相当可观的程度”。	新育小学 273
	我的中学时代 288
何炳棣 (1917 ~)	295
何炳棣 (1917 ~), 浙江金华人, 生于天津。父亲名寿权, 字逸清, 旧时廩生。	家世与父教 297
	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304
周汝昌 (1918 ~)	307
周汝昌, 生于天津咸水沽镇, 本字禹言, 号敏庵, 后改字玉言。祖父周锐, 本是大船户韩家的一名伙计, 其后成了创业人。	我读中学的时候 309
	少年书剑在津门 312
黄永玉 (1924 ~)	315
黄永玉, 笔名黄杏揆、黄牛、牛夫子, 出生于凤凰县沱江镇。土家族人。父亲黄玉书会画画, 爱音乐, 能弹一手全凤凰独一无二的风琴。	凤凰的星星点点 317
	在集美的日子 321

胡 适

(1891~1962)



胡适，安徽绩溪人，生于上海。原名嗣糜，学名洪驊。父胡传，字铁花。父亲病故后，母亲便成为“慈母”兼“严父”。母亲不溺爱孩子，当他犯错误时，她总会以严厉的目光望他一眼，后来他回忆，“只对我望一眼，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目光，就吓住了”。母亲非常尊重孩子，“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，打我一下”。

母亲对胡适的学习更是重视。3岁前在台湾生活时，父母即让他认方块字，学了约有一千字。3岁，回到安徽家乡，依母亲的安排，在四叔开的私塾里念书。因为个子太小，还要从念书的高凳上抱上抱下。别的小孩学费只有两元，而母亲第一年就送6元，以后每年递增，最后一年加到20元。母亲嘱托先生要为他“讲书”，每读一字，须讲一字的意思；每读一句，须讲一句的意思。懂得了书中的意思，就避免了“小和尚念经，有口无心”，这使他在学习上比一般的孩子更扎实，9岁就能看《水浒传》，为他在“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”。他不但把大量的小说“看”进去，还能把小说“讲”出来，向周围的本家姐妹们说书。这种“讲”，逼他把文言文的故事翻成绩溪土话，使他更了解了古文的文理。

1904年，赴上海求学，先后入梅溪学堂、澄衷学堂、中国公学、中国新公学，服膺赫胥黎、梁启超，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。1910年，北上应试，改

名胡适，字适之。考取清华学校第2届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，于7月放洋赴美。

抵美后，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，后转入文科；1915年，进哥伦比亚大学，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。1916年，曾与友人任鸿隽、朱经农、梅光迪、陈衡哲、陈独秀等讨论文言与白话等问题。1917年1月，在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5号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，陈独秀称该文是“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”，而胡适则是“文学革命”“首举义旗之急先锋”。

1917年，从美国留学回来，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，大为感慨地说，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，而是人的素质，文化观念问题。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，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灵魂。这也是胡适的家庭教育注重子女的“为学”与“做人”的原因，其核心与宗旨在于引导子女“自立成人”，成为“自立的人”。同年，蔡元培聘胡适为北京大学教授，后任英文部教授会主任。

1927年1月，抵美，补授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

1938年9月17日，被任为驻美特命全权大使，10月6日，至大使馆视事。1943年，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。10月，在哈佛大学，讲演“中国历史与文化”6次。1944年11月6日，在哈佛大学开讲《中国思想史》（每周3次，至翌年5月30日结束）。1945年4月，以中国代表团代表身份，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，中国首席代表宋子文，代表有顾维钧、张君勱、董必武等。1946年9月，就任北大校长。

1962年2月24日下午5时，在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蔡元培纪念馆，主持欢迎第5届新院士的酒会，吴大猷、李济、董作宾、钱思亮、袁家骝、吴健雄等百余人出席。以心脏病猝发，在下午6时35分晕倒在会场，7时10分去世。夜11时，遗体移至极乐殡仪馆。钱思亮在治丧委员会上宣读了胡适1957年6月4日所立遗嘱。治丧委员会检点遗产，除书籍、文件外，余款仅美金153元。

九年的家乡教育

我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（1891年12月17），那时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东门外。

我生后两个月，我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调往台湾；江苏巡抚奏请免调，没有效果。我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，我母亲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。十九年（1892）二月二十六日我们一家（我母，四叔介如，二哥嗣枢，三哥嗣桢）也从上海到台湾。我们在台南住了十个月。十九年五月，我父亲做台东直隶州知州，兼统镇海后军各营。台东是新设白州，一切草创，故我父不能带家眷去。到十九年底，我们才到台东。我们在台东住了整一年。

甲午（1894）中日战争开始，台湾也在备战的区域，恰好介如四叔来台湾，我父亲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乡，只留二哥嗣枢跟着他在台东。我们于乙未年（1895）正月离开台湾，二月初十日从上海起程回绩溪故乡。

那年四月，中日和议成，把台湾割让给日本。台湾绅民反对割台，要求巡抚唐景崧坚守。唐景崧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，各国不允。台人公请唐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，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。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，电报已不通，饷源已断绝。那时他已得脚气病，左脚已不能行动。他守到闰五月初三日，始离开后山。到安平时，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，不肯放行。到六月廿五日，他双脚都不能动了。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，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

第一个牺牲者！

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。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，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，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。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，身子往后一倒，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。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，一时满屋都是哭声，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！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，其余都不记得了。

二

我父亲死时，我母亲只有 23 岁。我父初娶冯氏，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乱，同治二年（1863）死在兵乱里。次娶曹氏，生了三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死于光绪四年（1878）。我父亲因家贫，又有志远游，故久不续娶。到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他在江苏候补，生活稍稍安定，才续娶我的母亲。我母亲结婚后三天，我的大哥嗣稼也娶亲了。那时我的大姊已出嫁生了儿子。大姊比我母亲大七岁。大哥比她大两岁。二姊是从小抱给人家的。三姊比我母亲小三岁，二哥三哥（孪生的）比她小四岁。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 17 岁的后母，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，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。

结婚后不久，我父亲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。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，我父又很爱她，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，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。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，不满三岁时，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。父亲作教师，母亲便在旁助教。我认的是生字，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。他太忙时，她就是代理教师。我们离开台湾时，她认得了近千字，我也认得了七百多字。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，我母亲终身保存着，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。

我母亲 23 岁就做了寡妇，从此以后，又过了 23 年。这 23 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，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，她含辛茹苦，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，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 23 年。

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，写了几张遗嘱，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，每张只有几句话。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糜儿（我的名字叫嗣糜，糜字

音门)天资颇聪明,应该令他读书。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。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响。我11岁的时候,二哥和三哥都在家,有一天我母亲向他们道:“糜今年11岁了。你老子叫他念书。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?”二哥不曾开口,三哥冷笑道:“哼,念书!”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。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,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。她不敢得罪他们,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,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。所以她只能掉眼泪,终年不敢哭。

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,我是应该念书的。

况且我小时候很聪明,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。所以隔了两年,三哥往上海医肺病,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。

三

我在台湾时,大病了半年,故身体很弱。回家乡时,我号称五岁了,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。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,故到家的时候,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,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(名玠)的学堂里读书了。我的身体太小,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。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,还要别人抱下来。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,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。

因为我的程度不算“破蒙”的学生,故我不需念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《神童诗》一类的书。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,叫做《学为人诗》,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。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。

我把开头几行抄在这里:

为人之道,在率其性。

子臣弟友,循理之正;

谨乎庸言,勉乎庸行;

以学为人,以期作圣。

.....

以下分说五伦。最后三节，因为可以代表我父亲的思想，我也抄在这里：

五常之中，不幸有变，名分攸关，不容稍紊。

义之所在，身可以殉。

求仁得仁，无所尤怨。

古之学者，察于人伦，因亲及亲，九族克敦；

因爱推爱，万物同仁。

能尽其性，斯为圣人。

经籍所载，师儒所述，为人之道，非有他术：

穷理致知，返躬践实，龟勉于学，守道勿失。

我念的第二部书也是我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，名叫《原学》，是一部略述哲理的书。这两部书虽是韵文，先生仍讲不了，我也懂不了。

我念的第三部书叫做《律诗六钞》，我不记得是谁选的了。30 多年来，我不曾重见这部书，故没有机会考出此书的编者；依我的猜测，似是姚鼐的选本，但我不敢坚持此说。这一册诗全是律诗，我读了虽不懂得，却背得很熟。至今回忆，却完全不记得了。

我虽不曾读《三字经》等书，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，我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，尤其是那五七言的《神童诗》，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。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，如：

人心曲曲湾湾水，世事重重叠叠山。

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，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，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。

我念的第四部书以下，除了《诗经》，就都是散文的了。

我依诵读的次序，把这些书名写在下面：

- (4) 《孝经》。
- (5) 朱子的《小学》，江永集注本。
- (6) 《论语》。以下四书皆用朱子注本。
- (7) 《孟子》。
- (8) 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（《四书》皆连注文读）。
- (9) 《诗经》，朱子集传本（注文读一部分）。
- (10) 《书经》，蔡沈注本（以下三书不读注文）。
- (11) 《易经》，朱子《本义》本。
- (12) 《礼记》，陈澧注本。

读到了《论语》的下半部，我的四叔父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，要上任去了，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（名观象）。四叔是个绅董，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请出去议事或和案子；他又喜欢打纸牌（徽州纸牌，每副一百五十五张），常常被明达叔公，映基叔，祝封叔，茂张叔等人邀出去打牌。所以我们的功课很松，四叔往往在出门之前，给我们“上一进书”，叫我们自己念；他到天将黑时，回来一趟，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，放了学，才又出门去。

四叔的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四叔的儿子嗣林，比我大几岁。嗣林承继给瑜婶（星五伯公的二子，珍伯瑜叔，皆无子，我家三哥承继珍伯，林哥承继瑜婶），她很溺爱他，不肯管束他，故四叔一走开，林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（他们和四叔住一屋，学堂在这屋的东边小屋内）。我的母亲管的严厉，我又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，故我一个人坐在学堂里温书念书，到天黑才回家。

禹臣先生接受家塾后，学生就增多了。先是五个，后来添到十多个，四叔家的小屋不够用了，就移到一所大屋——名叫来新书屋——里去。最初添的三个学生，有两个是守瓚叔的儿子，嗣昭，嗣逵。嗣昭比我大两三岁，天资不算笨，却不爱读书，最爱“逃学”，我们土话叫做“赖学”。他逃出去，往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，宁可睡在田里挨饿，却不愿念书。先生往往差嗣林去捉；有时候，嗣昭被捉回来了，总得挨一顿毒打；有时候，连嗣林也不回来了，——

乐得不回来了，因为这是“奉命差遣”，不算是逃学！

我常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嗣昭要逃学？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，挨打，挨大家笑骂，而不情愿念书？后来我稍懂得世事，才明白了。璜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，后来在九江开布店，才娶妻生子；一家人都说江西话，回家乡时，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；说话改了，而嗣昭念书常带江西音，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“作瘤栗”。（钩起五指，打在头上，常打起瘤子，故叫做“作瘤栗”。）这是先生不原谅，难怪他不愿念书。

还有一个原因。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，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。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，自然不肯耐心教书，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，背死书，从来不肯为他们“讲书”。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，也还不十分叫苦。后来念《幼学琼林》《四书》一类的散文，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，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。因为这个缘故，许多学生常常赖学；先有嗣昭，后来有个土祥，都是有名的“赖学胚”。他们都属于这每年两元钱的阶级。因为逃学，先生生了气，打得更厉害。越打得厉害，他们越要逃学。

我一个人不属于这“两元”的阶级。我母亲渴望我读书，故学金特别优厚，第一年就送六块钱，以后每年增加，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。这样的学金，在家乡要算“打破纪录”的了。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，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“讲书”：每读一字，须讲一字的意思；每读一句，须讲一句的意思。我先已认得了近千个“方字”，每个字都经过父母的讲解，故进学堂之后，不觉得很苦。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，但每天总遇着几句易懂的话。我最喜欢朱子《小学》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，因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，所以比较最有趣味。

同学之中有念《幼学琼林》的，我常常帮他们的忙，教他们不认得的生字，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；他们念大字，我却最爱看《幼学琼林》的小注，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，比《四书》《五经》有趣味多了。

有一天，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。一个同学的母亲来请禹臣先生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；信写成了，先生交她的儿子带回家去。一会儿，先生出门去了，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。他忽然过来问我道：

“糜，这信上第一句‘父亲大人膝下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比我只小一岁，也念过《四书》，却不懂“父亲大人膝下”是什么！这时候，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，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钱，我去年却送十块钱。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：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，两位先生为我讲书。念古文而不讲解，等于念“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”，全无用处。

四

当我九岁时，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。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，后边有一间卧房，有客便住在这里。这一天没有课，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，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孚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。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，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，书面也扯破了。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，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！

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《第五才子》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开始便是“李逵打死殷天锡”一回。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，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，把这本《水浒传》残本一口气看完了。不看尚可，看了之后，我的心里很不好过：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？后面是些什么？这两个问题，我都不能回答，却最急要一个回答。

我拿了这本书去寻我的五叔，因为他最会“说笑话”（“说笑话”就是“讲故事”，小说书叫做“笑话书”），应该有这种笑话书。不料五叔竟没有这书，他叫我去寻宋焕哥。宋焕哥说，“我没有《第五才子》，我替你去借一部；我家中有部《第一才子》，你先拿去看，好吧？”《第一才子》便是《三国演义》，他很郑重的捧出来，我很高兴的捧回去。

后来我居然得着《水浒传》全部。《三国演义》也看完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到处去借小说看。五叔，宋焕哥，都帮了我不少的忙。三姊夫（周绍瑾）在上海乡间周浦开店，他吸鸦片烟，最爱看小说书，带了不少回家乡；他每到我家来，总带些《正德皇帝下江南》《七剑十三侠》一类的书来送给我。这是我自己收藏小说的起点。我的大哥（嗣稼）最不长进，也是吃鸦片烟的，但鸦片烟灯是和小说书常做伴的，——五叔、宋焕哥、三姊夫都是吸鸦片烟

的，——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说书。大嫂认得一些字，嫁妆里带来了好几种弹词小说，如《双珠凤》之类。这些书不久都成了我的藏书的一部分。

三哥在家乡时多，他同二哥都进过梅溪书院，都做过南洋公学的师范生，旧学都有根底，故三哥看小说很有选择。我在他书架上只寻得三部小说：一部《红楼梦》，一部《儒林外史》，一部《聊斋志异》。二哥有一次回家，带了一部新译出的《经国美谈》，讲的是希腊的爱国志士的故事，是日本人做的。这是我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步。

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，就是民国十二年 and 顾颉刚先生讨论古史的胡堇人。他比我大几岁，已“开笔”做文章了，十几岁就考取了秀才。我同他不同学堂，但常常相见，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他天才很高，也肯用功，读书比我多，家中也颇有藏书。他看过的小说，常借给我看。

我借到的小说，也常借给他看。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，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，时时交换比较，看谁看的书多。

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，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，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30多部小说了。

这里所谓“小说”，包括弹词，传奇，以及笔记小说在内。《双珠凤》在内，《琵琶记》也在内；《聊斋》《夜雨秋灯录》《夜谭随笔》《兰苕馆外史》《寄园寄所寄》《虞初新志》等也在内。从《薛仁贵征东》《薛丁山征西》《五虎平西》《粉妆楼》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，到《红楼梦》和《儒林外史》一类的第一流作品，这里面的程度已是天悬地隔了。我到离开家乡时，还不能了解《红楼梦》和《儒林外史》的好处。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，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，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。

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，就是帮助我把文字弄通顺了。那时正是废八股时文的时代，科举制度本身也动摇了。二哥、三哥在上海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，所以不要我“开笔”做八股文，也不要我学做策论经义。他们只要先生给我讲书，教我读书。但学堂里念的书，越到后来，越不好懂了。《诗经》起初还好懂，读到《大雅》，就难懂了；读到《周颂》，更不可懂了。《书经》有几篇，如《五子之歌》，我读得很起劲；但《盘庚》三篇，我总读不熟。我在